

從民族國家到世界秩序

——讀《西方的巨變 1800-1980》

● 徐 藍



郭少棠：《西方的巨變 1800-1980》（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

80年代、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範圍內民族主義大規模泛化與高揚的趨勢，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人類生活全球化的趨勢，似乎形成了一種十分突出的相悖現象；而與民族主義全方位多元化發展的

同時，是各種紛至沓來的要求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呼聲。這種現象引起了海內外學者對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發展、國際秩序的形成與演化等問題的新一輪探討，並成為當前理論界、史學界及政治學界熱門的研究課題。

近年來，在中國學者的眾多著述中，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郭少棠的《西方的巨變 1800-1980》無疑是一部頗為引人注意並給人以啟迪的力作。全書洋洋五十餘萬字，宏觀而系統地展示了西方政治現代化的錯綜複雜的發展歷程，勾劃出「從西方到世界」的歷史軌迹。

該書有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現分別予以評介。

第一，從思想史與經濟、政治發展的互動關係，特別是與政治現代化的互動關係入手，揭示西方近代的歷史巨變。大多數論述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的著作，都是從經濟、政治或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發展的角度展開討論的，而對產生於西方的各種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特別

80年代末以來，世界範圍內民族主義大規模泛化與高揚的趨勢，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人類生活全球化的趨勢，似乎形成了一種十分突出的相悖現象。這種現象引起了海內外學者對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發展、國際秩序的形成與演化等問題的新一輪探討。

作者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股推動西方經濟、政治現代化的主要思潮給以全面闡釋，並進而指出，當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相互配合時，就會推動民族的解放與統一，並成為民族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積極力量；當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貌合神離時，則將成為該民族國家政治現代化的阻力。

是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等對西方近代經濟、政治及國際政治的發展具有巨大先導性作用的思潮，往往闡述得不夠充分，更缺乏對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整體性綜合考察。但是本書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參見第4-9章）論述了近代西方的主要文化及思想潮流，特別是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股推動西方經濟、政治現代化的主要思潮給以全面闡釋。作者辯證地指出，當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相互配合時，就會推動民族的解放與統一，並成為民族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積極力量；而當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貌合神離時，則將成為該民族國家政治現代化的阻力^①。

實際上，近代西方文化與思想的發展，不僅反映了時代的發展與變幻，而且亦引導着時代潮流的方向。以民族主義思潮的產生和發展為例。從民族主義的起源來說，作為一種現代的意識形態和實踐運動，民族主義首先在西方興起，它的思想基礎是追求個性自由的世俗哲學和與之相關的自然法權觀念；它的根本特徵是民族需要組成國家，成為國際政治主權單位，即民族國家；而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人民必然要追究國家主權之所在，從而引發人權、民權、議會民主、自由、平等、公理等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正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所關注的關鍵性問題。

從西方歷史的發展來看，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係極為密切。正是法國大革命從理論和實踐上對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產生了更為直接

的影響。法國大革命之父盧梭（Jean J. Rousseau）首先倡導的全民主權觀點，第一次體現在1789年8月26日公布的《人權與公民宣言》之中。大革命在法國的勝利，使民族國家取代了王朝國家，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個人的解放與民族的解放同步發展，成為銳不可擋的、推動西方歷史前進的力量。

隨着「大眾皇帝」拿破崙帶兵輸出革命，民族主義開始了從西歐向世界的傳播過程，並演成了從歐洲到世界的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如果我們概括的說明這一過程，那麼十九世紀可以是民族主義在歐洲擴散並取得勝利的時代，也是歐美和日本的民族主義蛻變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並把亞非拉廣大地區變成它們的殖民地與附屬國，建立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時期；同時也是東方民族主義的萌芽時期。二十世紀是歐美和日本民族主義蛻變為帝國主義，以及德、意、日的民族主義更蛻變為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它們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曾使生靈塗炭。但二十世紀也是現代民族主義在東方取得全面勝利的時代。今天是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方位多元化發展的時代，並成為影響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因此，本書從思想與經濟、政治及政治現代化的互動關係來揭示近代西方的歷史巨變，從而使歷史的研究得到了深化。

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是作者從探討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方政治現代化的歷程入手，宏觀地展現了伴隨這一歷程所發生的人類歷史從「西方的

巨變」到「世界的巨變」的奔騰起伏的足跡，從而揭示了全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

眾所周知，國際關係史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是從傳統的外交史分化而來的。儘管國際關係史的研究範圍應比外交史更為廣泛，但迄今為止，各國學者所撰寫的國際關係史似乎仍未能真正超出外交史的框架。即使在今天，正當許多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熱衷於談論建立未來的世界秩序的時候，他們也更多地是從外交思想與外交手段出發的。

然而，本書作者認為，欲了解未來新世界秩序之形成，就需要把近二百年的歐美政治變遷放在整個西方現代的歷史中進行全面討論。因為無論人們願意與否，這個新秩序仍然是西方近代國際秩序的一種外延。人類走進環球歷史的階段是史無前例的，而這種變化的根源則是近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巨變的產物，是從西方帶領人類整體的演進^②。作者進一步指出，引發西方巨變的滔天巨浪，並進而湧向整個世界的動力，是西方政治的現代化與國際政治。十九、二十世紀的歷史受着政治力量的驅使，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都受政治左右，當人類闖進環球歷史舞台時，國際政治的問題也變得日漸重要^③。

縱觀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方歷史的發展，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之外，對整個世界也發生了巨大而關鍵性的影響。無論是歐洲在十九世紀上升為世界的領導地位，還是美國與日本的突起；無論是二十世紀中國與其他地區的覺醒，還是蘇聯

的建立；也無論是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歐洲衰落和美國的西方霸主地位，還是今天歐洲的聯合運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冷戰的終結，都顯示了西方歷史發展與世界歷史一體化進程的密不可分與交互影響。特別是以國際社會的存在為前提和以主權平等為原則而形成的近代國際關係、國際組織與國際秩序，也是源自西方政治的現代化而被今天的世界所一致接受的。雖然「西化」的理論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西化」一詞也已被「現代化」一詞所替代，而今天日本、中國及廣大第三世界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亦不容置疑，但是西方始終對世界有着相當的推動力，其影響仍不容忽視。因此，作者從西方政治現代化入手，探究全球體系和世界秩序發展演變的來龍去脈，的確為我們打開了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本書作者認為，在西方政治現代化之中有兩個主要脈絡，即民族國家的成長與國際秩序的演進。政治現代化凝聚了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演化，匯成了強固的力量源泉，使人類社會的結合出現了新形態，這新的組合就是「民族國家」。在民族國家這個政治單位中，人類發展出各方面的力量，推動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與此同時，民族國家相互交往與衝突，從而鑄造新的國際關係，形成新的國際體系。透過這兩個歷史進程，人類融為一體^④。

在這種基本認識的指導下，本書的論述也循着這兩條線索展開。

第一條線索是民族國家的成

本書作者認為，欲了解未來新世界秩序之形成，就需要把近二百年的歐美政治變遷放在整個西方現代的歷史中進行全面討論。因為無論人們願意與否，這個新秩序仍然是西方近代國際秩序的一種外延。

作者在研究和展示近代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演變的歷史時，並未局限於對個別專題的深入探討，而是運用比較史學和史學史的研究方法，努力把國際學術界對有關專題的研究成果一一介紹給讀者。但令人遺憾的是，作者未能充分評論東方對西方走向世界大潮時所作出的回應。

長。作者詳細論述了歐美各民族國家的成長，西方各國的民族主義蛻化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的過程，以及殖民統治的式微、非殖民地化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參見第5-9、13、15章)。

第二條線索是國際秩序的演化。作者評述了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崛起後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的建立過程，分析了1815年西方始創的、為保證歐洲免於戰亂的歐洲協調和勢力平衡原則的運作與失敗，闡釋了二十世紀西方開始的集體安全的國際政治運作方式與過程，以及各種類型的國際組織與合作機制的建立對人類走進環球時代的世界秩序的影響(參見第10-12、14、16章)。

作者的這些論述，是本書的主要內容，勾勒出以民族國家的成長為主線的十九世紀以降西方政治現代化的歷程與國際關係的演變，以及國際政治與國際體系從西方走向世界、從近代走到現代的歷史進程。

本書第三個特點，是有意識地採用比較史學和史學史的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着現代比較史學的興起，進行比較研究的史學專著層出不窮，有關比較研究的雜誌陸續問世，一些比較史學的國際會議也相繼召開，使比較史學的影響遍及全球。近十幾年來，中國史學工作者對這一史學方法的介紹已有較多成果面世，但在這一方面的史學實踐則相對薄弱。然而，本書作者在研究和展示近代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演變的歷史時，並未局限於對個別專題的深入探討，而是運用比較史學和史學史的研究方法，努力把國際學術界對有

關專題的研究成果一一介紹給讀者，並進行比較分析。作者深入比較了英、德、俄、法、意、美等國家的工業革命，亦比較了這些國家在政治現代化方面所走過的不同道路，而且也對涉及民族國家成長和國際秩序演化的各種重要問題加以詳細介紹與評述。這種著述方法，不僅使讀者從宏觀上把握國際學術界紛陳多變的學術觀點和研究結論，而且還啟發他們進一步研究具體的專題。因此，作者在書後列舉了200本左右的推薦書目，就顯得非常有參考價值。

本書勾勒了「從西方到世界」的歷史巨變的軌迹，線索清晰，富啟發性，但最令人遺憾的是，作者未能充分而深入的評論當西方走向世界大潮時東方所作出的回應。儘管受本書論述的主題所限，作者未能對東方走向世界的歷史過程展開詳細討論，然而今日世界的巨變是由西方和東方的巨變匯聚而成的，後者也是人類歷史走向全球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從「西方到世界」和「從東方到世界」是如此緊密地相互聯繫與相互影響，並深刻地影響着世界一體化的進程。《東方的巨變》何時問世？讓我們期待着。

註釋

①②③④ 郭少棠：《西方的巨變1800-1980》(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頁204-205；2-4；5；5。

徐 藍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